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3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劉漢銓議員，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石禮謙議員， J.P.

李鳳英議員， J.P.

胡經昌議員， B.B.S., 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 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G.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劉千石議員，J.P.

張宇人議員，J.P.

梁富華議員，M.H.,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G.B.S., 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議員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非典型肺炎為香港帶來了一場災難。過去兩個多月以來，我們和非典型肺炎進行了一場關乎香港生死存亡的戰爭。非典型肺炎嚴重危害了市民的生命和健康，嚴重摧殘了香港的經濟。近日，市民受非典型肺炎感染的個案雖然有所下降，但防治形勢依然嚴峻。非典型肺炎造成各方面的負面影響，持續擴大。今天，我在回答各位議員的質詢之前，首先想向大家講述一下非典型肺炎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香港非典型肺炎的病源源頭是來自一名在 2 月下旬訪港的旅客。他在入住京華酒店期間，把病毒傳染給居住在同一層樓的其他外來旅客，以及一名到該層樓探訪朋友的本地人士。這名本地人士在病發後，進入了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威院”）留醫；在接受治療時，再把病毒傳染給醫院的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威院一名患有腎病的超級傳播者在 3 月下旬把病毒帶往淘大花園，經過屋苑內的污水系統及其他非常特殊的環境因素，再把病毒傳給其他居民，後來引發了疫症在這屋苑的大爆發，以及全港多個地方均出現市民受感染的案例。直至昨天為止，一共有 1 698 名市民受到感染，治癒出院的有 1 128 人，死亡的有 227 人。

非典型肺炎是一個全新的疫症，而且來得非常迅速和突然。在對它毫無認識的情況下，政府的對應和措施是經歷過一個從被動到主動，最後主導的過程。在基本瞭解這種疫症的特性後，我們迅速採取了全面的、決絕的行動，包括隔離、關閉受感染的醫院、中小學全面停課、開展全港性的清洗行動、在海陸空所有邊境設立檢疫設施、利用最先進的科技追蹤可能受感染的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把疫情穩定下來，由最高峰每天 80 宗新個案，下降至最近連續 10 天的單位數字。留院人數由接近 1 000 人減至三百五十多人。證實有非典型肺炎個案的大廈亦由 176 幢下降至 26 幢。這些良好的進展，證明我們的措施是得力和有效的。香港在處理和控制疫情所做的工作和經驗，獲得國際專家和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的高度讚許。

在過去兩個多月，非典型肺炎極為嚴重地損害了市民的生命和健康，破壞了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會的交往，嚴重打擊了香港的經濟。更令人擔心的是，非典型肺炎對香港剛剛出現的經濟復甦造成的損害和產生的後遺症，到目前為止，仍然是無法評估的。因此，政府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只要有 1 宗非典型肺炎的感染個案，我們便要全力以赴，毫不鬆懈，並會嚴格執行和落實上述所有措施。

主席女士，各位議員，有一句成語是“患難興邦”，因為患難暴露出最根本的問題，因為患難發掘出最珍貴的東西，激勵出鬥志和排除萬難的氣概。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經濟結構的問題，我們針對這些問題，找出問題的癥結、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確立香港的發展方向、推動香港經濟轉型，過程一定是痛苦和需要時間的。但是，從去年第三季度香港經濟增長 3.3%，第四季度增長 5%，至今年第一季度可觀的增長，證明我們善用香港既有的優勢，強化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服務，強化和珠江三角洲共同發展經濟的路向的決策、政策是正確的，是已經看到成效的。

這次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爆發，亦深刻地向我們提出了問題。作為經驗的總結，要控制疫症，防止擴散，便一定要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診斷、早隔離和早治療。究竟香港現行的醫療體制，包括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的運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制度上的保證，一旦再出現如此大規模疫症的爆發，便能作出全面的處理呢？這是一個非常專業性的問題，也是一個迫切待解決的問題，更是直接關乎每一位市民切身利益和福祉的問題。我決定由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這個問題盡快成立一個專門小組，並向我負責，邀請國際上、內地和香港最權威、最有經驗的專家，從體制到制度的運作，以及從病理科學到醫療手段，對這一次對抗非典型肺炎的整項工作，作一次認認真真的總結和全面的檢討。總結和檢討要尊重醫療科學，依靠專家，其目的是針對事而非針對人，保證整個醫療架構在穩定中求改善，在穩定中求進步。這項工作要與我在較早時宣布由楊永強局長負責研究在香港設立一個類似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工作連繫起來。這兩項工作要快速，要講求實效，為最有效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和健康，作出最充分的準備。

各位，身在患難，我深切悼念不幸去世的人士，我深切問候正在接受治療的人士，我亦衷心向不惜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換取市民大眾健康的醫護人員，表示敬意。同時，我也真誠地向香港市民致敬。香港市民在這一場災難中表現出的優秀品質，足以令每一名香港人感到自豪。面對天災，我們的市民向全世界展示出來的，是異乎尋常的鎮定，社會秩序安然；是真摯的關愛，善良天性盡顯；是頑強的鬥志，大家鏗而不舍地對抗疫情。香港有如此優秀的市民，我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

各位議員，大敵在前，我們正為每一位親愛的市民的生命和福祉而戰。時間和環境不容許我們把寶貴的精力虛耗在無休無止的、譁眾取寵的辯論和爭鬥中。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做事，要刻不容緩地做事，要聚精匯神地做事。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我們必須嚴格執行、檢查和落實各項防治疫症的措施；我們要做好醫院的防疫工作，確保醫護人員零感染和其他病人不再受感染；我們必須和世衛為解除香港的旅遊警告，最終把香港從疫病地區名單剔除而進行談判；我們必須和周邊地區城市充分合作，真正保障香港的安全；

我們必須盡快落實全城大清潔的任務，清除疫症滋生的隱患；我們必須更緊密地跟受災難影響最嚴重的人士和家庭聯繫，把社會的關懷送到他們的手上；我們必須盡快落實各項經濟援助的安排，使有關行業盡快走出困境；我們必須向內地、向全世界介紹香港，吸引旅客紛至沓來；我們必須把握時機，盡快重整旗鼓，推動經濟轉型的步伐，包括我們必須盡快跟廣東省商談，落實我們雙方確立的合作項目，例如廣東省個人旅客來港旅遊和基建項目；我們必須盡快向中央反映我們的要求，確保更緊密的貿易關係安排不會受非典型肺炎影響，如期在 6 月份得以落實；我們必須努力爭取更多的內地民營企業來港上市和開拓海外市場。

各位議員，我希望並呼籲，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在眾多繁重而實實在在為市民謀利益的工作任務前，在團結、穩定、奮進、勝利是在全體市民的共同願望下，我們一起拿出對香港的真誠和熱愛。謝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如有需要，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我現在引述董先生在去年 7 月 8 日的答問會上，在回答黃宜弘議員就高官問責制的提問時的答覆，他說他選擇的問責官員要思路清楚，並且還列舉了很多條件。我在這裏引述其中的 3 點：思路清楚、誠信不可受到任何質疑和獲得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接受。我只引述這 3 點，但很可惜，財政司司長在加稅前買車，其實已出現了誠信問題，而且市民對他的評分極低，但董先生仍說他有高尚情操，對他加以挽留。行政長官破壞了自己一手“炮製”的高官問責制，如何能令市民大眾對問責的高官還有信心呢？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梁司長說該事件是無心之失，我相信他，我是相信他的。行政長官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要當事人辭職或接受他辭職，另一種是對他提出公開譴責。我經過詳細考慮後，認為適當的辦法是公開譴責他。我相信梁司長已經就此事汲取了經驗和教訓。李議員，我們目前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要為振興經濟開始努力，要為經濟轉型開始努力，要為平衡財政赤字預算而繼續努力。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的高峰期時，港元的匯率較過去 1 年疲弱了很多，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處理，我對梁司長有信心，相信他會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很好，所以我挽留他。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無心之失，是指動機，但問題是，他確實是曾經這樣做。同時，這是與他所擔任的職位有關的，他是掌管着香港的經濟，而另一個問題是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一個如此重要的職位。所以，行政長官有否考慮過，其實要建立一個高官問責制，在這些事件上是絕對不容有失，是不可以用無心之失來作為解釋的。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李議員，我是在考慮了所有這些問題後，才作出上述的決定，我知道這個決定是對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在沒有任何諮詢基礎和令人信服的理據之下，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要在董先生第二屆任期完結前，即在 2006-07 財政年度把收支回復平衡。為達致這個目標，政府將要採取非常緊縮的財政措施，這會進一步打擊疲弱的經濟，加上本港近期受到 SARS 的嚴重影響，令我們覺得雪上加霜。請問董先生，會否按實際的經濟情況，對上述的目標作出修改，希望盡快令本港的經濟走出谷底？

行政長官：主席，何議員提出的質詢很好。事實上，我和我的同事時常都為這些問題十分困擾。根據我們的判斷，如果政府在四年多內仍沒有辦法平衡財政預算的話，我們的聯繫匯率是會受到沖擊的。在去年 8、9 月，我們看到一些炒家正在活動，其實近期也有這樣的跡象，只是情況稍為好一點。我想告訴何議員，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來說，維護聯繫匯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要將這事項作優先處理和考慮。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一方面加稅，一方面大力削減開支。我們不是希望今天做工夫，明天便能夠平衡財政預算，而是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到 2006-07 年度才希望平衡預算。這次因為 SARS 疫症，我們另外作出了 118 億元的新安排，這是 one-time，一次過的安排。這項安排能否令每個人都拍掌呢？是不能的。但是，政府，尤其是財政司司長，要平衡很多方面的考慮才作出這樣的安排。我想再強調，聯繫匯率的穩定是很重要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不知道董先生有否考慮到，訂定這個目標只會給自己套上一個相當緊的框框，經過 SARS 疫症的影響後，這個框框會收得更緊，以致無論在行政上、公關上或財政安排上，都會出現困難，更會令市民和國際人士認為政府難以達致目標，反而對香港失去信心。如果可以的話，政府會否現在作出檢討，靈活一點來處理問題，以期令人對香港的看法有所改變或增加一點信心呢？

行政長官：主席，正如我剛才說，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當中一部分的工作是為了振興經濟。振興經濟和經濟轉型，與經濟恢復增長其實是同一件事，我們希望大家的努力下能夠控制疫症，經濟亦有所增長，大家都希望是這樣的。

麥國風議員：主席，我首先多謝董先生，他在 5 月 12 日紆尊降貴到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參加國際護士節的典禮。我希望政府可以多作一些這類形式上的鼓勵，因為大家也知道，我的同業在今次 SARS 事件中，發揮了無比的專業精神，不少人付出了他們的健康和生命。我希望董先生在這事件上能夠全力以赴，進行一些檢討和總結等工作。我認為暫時來說，這些檢討和總結工作是必須的。在這事件上，我們的醫護人員由始至終是在一個相當險峻的環境之下工作，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名醫護人員受感染，有 3 位（包括一位私家醫生）已經去世。在公立醫院裏，我認為主要是個人保護裝備、治療環境等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政策上，董先生常提到零感染，我亦不斷呼籲要零感染，但暫時看不到這個目標如何能達到。我想請問董先生，政府的對策為何？我真的很希望盡快達致零感染的目標。

行政長官：主席，醫護人員以他們自己的生命換取市民的健康，是很令人敬佩的。我剛才亦有提及，每一次有醫護人員受感染，我都感到很難過。每一天有人向我報告當天有多少感染個案時，我首先便會問：當中有多少名醫護人員、究竟是誰、發生了甚麼事？有醫護人員受感染，我是感到非常難過的。但是，如何達致零感染的目標呢？這是醫管局每一間醫院的責任。我們一定要達致零感染的目標，一定要向這個方向走。我和楊局長曾多次談到此問題，他也非常關心這事，我與醫管局的同事亦為此進行討論，我相信他們是會達致這目標的，我知道他們正在努力中。

麥國風議員：主席，董先生仍然在說期望，但我是問關於在短期內達致零感染的目標。董先生似乎不能令我信服可在短期內達致目標。我想請問，究竟哪一方面出現了問題，令零感染的目標不能達致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們可以看到，在疫症初期和近期，受感染的醫護人員是有所不同的。初期受感染的多數是醫生，現時在前線方面以護士、女工等較多。無論如何，我認為是沒有道理不能達致零感染的目標的。

丁午壽議員：主席，鑒於目前第二輪公務員自願退休計劃反應有欠理想，政府會否一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所言，申請退休的人數一旦不能達到目標，便不排除會考慮裁員？政府為何要待明年年初才可決定以甚麼方法達致原先訂下的精簡人手目標？在推出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時，有否估計過這計劃的反應會是如此冷淡？政府有否後備計劃？

行政長官：主席，據我瞭解，這項計劃的反應是較我們預期為差。其實，我們是希望在 2006-07 年度，將公務員人數削減一成到約 16 萬人。

至於我們如何達致這個目標，第一是透過自然流失，第二是凍結所有招聘工作，第三則是透過第二輪的自願退休計劃。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其他一兩項措施的。

我們剛剛看到了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的反應，所以現時便要開始檢討這項措施的成效，看看如何踏出下一步。我今天是無可奉告，但我知道王局長正在研究這件事。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是跟進李華明議員的質詢。

行政長官是否知道，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3 月 12 日親手向他遞交的那封辭職信，內容是：“我現以書面形式，向你提出即時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一職”？信件的日期很清楚是 2003 年 3 月 10 日，這也便是說儘管他是在 12 日才向行政長官遞交辭職信，但信上卻很清楚寫明是在 3 月 10 日撰寫該信，而且內容表示是當時交給行政長官的，即他在當時已辭去職務。

主席，是否有人告訴過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如此使用那封信，表面上已可能構成偽造或使用虛假文書的罪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69 條有關虛假文書的定義，是指該文書看來是在某一天製造，但事實上卻並非在該天製造。我現在把這件事告訴行政長官，他是否仍覺得財政司司長擁有高尚情操？他是否擔心港元疲弱了這麼多，海外人士根本不信任香港，而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不信任財政司司長？所以，香港不能再 **afford** 有一個無誠信的財政司司長了。

行政長官：主席，我不是大律師，所以我沒有辦法詳細瞭解李議員要針對的問題所在。不過，我想告知李柱銘議員，每一個人都要真實地說出他應說的話。我信任梁司長，也知道他在國際上的地位，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搖動。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是真實說出我應說的話，因為我是一個民選議員，有責任向行政長官說出這件事。據我理解，在香港做生意的海外商人，全都覺得行政長官現時仍任用如此的財政司司長，是一個大笑話。行政長官是否同意？

行政長官：主席，我不同意李柱銘議員的話，他已“唱衰”香港 6 年了，（眾笑）繼續“唱衰”吧。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董先生說，會委任楊永強局長帶領一個委員會，檢討政府在應付疫症方面的整體工作。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我想請問時間安排會是怎樣？檢討打算約需時多久才完成？之後的報告會否公開？此外，其中一些內容，只由一個委員會進行檢討是否已足夠，還是要把工作細分？例如檢討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整體協調、配合、運作，以及政府內部的決策機制，甚至是香港和中央或廣東省等地方的協調機制，看看日後如何預防疫症再次發生等事宜，是否一個委員會便可以兼顧呢？

行政長官：主席，譚耀宗議員提問得很好。首先，我覺得我們要抓緊時間進行這件事。為甚麼呢？我們知道這是有不足之處，也不希望再發生災難性的感染事件，但數個月後，當冬天、春天來臨時，會否再度發生呢？我希望不會，亦相信不會。不過，這一次的教訓讓我們知道，一定要準備萬一。所以，我們要趕緊完成這份報告。我不能即時說出一個時間表，因為所邀請的均是國際上比較有分量和地位的人，他們在時間上如何能配合，是存在着問題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會盡快做，亦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報告。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這份報告一定會全部公開，讓全港市民知道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甚麼，如何能做得更好。這亦可能牽涉到何鍾泰議員剛才提出有關財赤的問題。在進行檢討時，我們也要問一問，財政方面的需求是怎樣呢？我們最終也要解決很多問題。很多方面可能要有更嚴格的要求，但無論如何，必須得到社會支持才可。因此，我們一定會將報告公開。在檢討過程中，由於是有香港專家參與，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在發生甚麼事。

第三，由於這是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其運作模式要有待專家商討後才能決定。不過，我相信楊局長會在委員會轄下成立數個 **sub-committees**，這樣便可分開研究每一方面。有鑒於此，我們是需要一些時間，但我們會盡快完成檢討。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下。我當然很支持有外國專家和權威來給予我們一些意見，但那些可能只是有關醫療或控制疫症的意見。至於運作方面，我們應有多些本地委員參與，因為他們更熟悉香港的情況，可提出更好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們不應過分傾斜，單是找來外國的專家。

行政長官：主席，各方面的需要均有不同。例如在疫症和傳染病的控制方面，CDC 的組織方面，外國是有很多經驗，但到了醫管局和很多其他的本地問題，則是以本地經驗為重。不過，我們亦有一些問題是要與內地商討，因為內地有一些很好的經驗的。因此，我們須考慮到各方面。我剛才已說過，我們要確保香港和附近地區及城市緊密合作，才可成功克服疫症。

何秀蘭議員：主席，醫護人員沒有為個人榮辱，也沒有存心做英雄，他們只是以平實的心，盡忠職守，拯救人命，這點是社會大眾也很感動和敬佩的。不過，正因如此，我們便要特別、盡快檢討制度，避免再有人因運作上的缺失而作無謂的犧牲。我相信不論是非典型肺炎也好，是經濟也好，是市民的信心也好，我們都可以用這個原則來看。

香港現有一個新的管治模式，便是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這制度已推行了超過 10 個月了。請問董先生有否進行自我評估，檢討這制度在推行以來有何缺失，在管治上有何好處和改善，又有甚麼壞處令制度未必盡如理想呢？此外，董先生在進行檢討時，是引用甚麼原則呢？

行政長官：主席，不論做任何事情，如果要成功，便要時刻總結經驗，要時刻汲取教訓。何議員問我有沒有進行這些研究？答案是有的。至於我今天會否告訴大家，答案是不會的，因為我將會在 1 年內，即 7 月 1 日前告訴大家。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們當然感到很失望，因為只相差一個半月，行政長官為何現在不可以公開這些資料呢？我們一直追求高透明度，但似乎在過去數月，社會對問責制的反應，跟董先生的尺度和標準有一定的距離。舉例來說，財政司司長買車事件曝光後，市民也覺得應邀請另一位有才能、有誠信的人來出任這個職位，而司長亦已自行辭職，但董先生卻不接受。在這方面，其實，社會的聲音在董先生評估的尺度中，所佔的比重究竟有多少呢？這些比重是否不及董先生自己的個人判斷呢？更困難的是，我們除了評估主要官員的表現外，還有對董先生的表現作出評估。在進行自我評估時，董先生有否理會市民的意願和感受呢？

行政長官：主席，當行政長官，要時刻聽取民意，時刻記着自己是為全港市民服務的，因此，我當然是這樣處理，我當然是是在研究後才作出決定的。

鄧兆棠議員：董先生，這次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充分體現了香港市民同舟共濟的精神，例如專業人士忘我、犧牲自己來照亮別人。此外，商界和“政府四美”紛紛籌款，為孤雛及那些不幸的人做一點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有一個黃金機會可以凝聚社會力量，而現時香港的凝聚力是最為重要的。請問行政長官，在你三省吾身後，有甚麼方法令社會的凝聚力在疫情過後仍得以延續下去呢？中央政策組轄下的社會凝聚力小組，已成立了一段日子，該小組有沒有發揮作用呢？抑或只是另一個“口水會”呢？該小組又向行政長官提出過甚麼建議呢？

行政長官：主席，該小組確有向我提出建議。其實，我剛才也提到，這次非典型肺炎的襲擊，充分凸顯了香港市民的品質。縱觀全球，這種品質很特別，是香港特有的。因此，我們千萬別低估自己，不可以低估自己。我們應為市民擁有這種品質感到驕傲才對。在困難的時候，大家凝聚在一起，發揮通盤力量，是一件很珍貴的事。在這方面，我亦請何志平局長研究如何令這股力量得以發揮得更有效，為建設香港，為清潔香港，為使經濟成功轉型發揮力量。另一方面，我們會將眾多有心人的捐贈，第一時間送到有需要的人手裏，把凝聚力發揮得更好，所以，很多工作正在進行中。

鄧兆棠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表示，社會凝聚力小組向他提出了很多意見，行政長官可否告知我們那些建議是甚麼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眾笑）

單仲偕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提及將會邀請專家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檢討體制，這點我是支持的。但是，事實上，在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我們喪失了二百多條生命，當中有不少死者的家人和親屬都希望瞭解，究竟其過程和原因是甚麼，為何其至親的生命會受到傷害。請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在運作的層面上，引用《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從操作上、運作上找尋答案，讓死難者的家屬得個明白？

行政長官：成立這個專門委員會的確刻不容緩，其緊急任務便是盡快從整體上看看我們處理疫症的方向是否正確、手法是否正確，以及如何能做得更好，因為這是一種太新的疫症。其次是在我們現有的公共衛生架構中，有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衛生署，但卻沒有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存在，我們這樣是否足以面對另一次的爆發呢？我希望不會再有爆發，但是我們有需要作預防。所以，我剛才說過，這個委員會不是針對人來處理這些問題，而是針對事情來觀察和處理。對於個別的情況，我相信醫管局一定會作研究並會作出交代的。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要重申，我支持行政長官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負責預防在冬季時有同類事件再發生。但問題的核心是，如果由醫管局負責一項運作上或操作上的調查，即由自己來調查自己，這樣能否令公眾信服，以及能否滿足那二百多名死者家屬的要求呢？究竟行政長官有沒有考慮過他們的心情？有沒有考慮過他們亦希望進行一項徹底的和公道的調查？我再請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引用《調查委員會條例》，以一個具有獨立的權力的委員會，來調查一間公營機構，還給那二百多名死難者家屬一個答案？

行政長官：我相信給予死難者的家屬一個徹底的解釋是應該的。至於如何達致這個目標，我會責成楊局長作進一步研究。

吳亮星議員：主席，現時疫症當前，我贊成和支持行政長官所說，要成立對事不對人的專門委員會，為解決今後公眾衛生的事宜做一些工作。我亦有信心和相信今次一羣醫生的奉獻精神，一定會給大家信心，他們不會護短，一定會把事情解決，一定不會因為要自己調查自己，便不說出如何解決今後的醫務問題，所以我是支持這點的。同時，因為今次 SARS 爆發以來，我想公眾均非常讚賞兩件事，一是醫護人員；另一是中央政府對我們的支持。中央政府在支持今次的事件上，雖然它們的物資實際上也不是太豐富，但仍付出這麼龐大的支持，我們作為特區的立法會，相信稍後也會動議一項致謝議案之類的議案，我想大眾對此都會給予支持，因為公眾也有此意。就此，我想請問行政當局會有甚麼行動，對中央政府在面對同樣困難時採取這些實質行動，作出表示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中央政府這次這麼支持香港，尤其在內地這麼困難的時刻仍給予香港這樣的支持，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非常感動。我很高興看到數

天前一些香港民間團體開始自發性地籌款，預備為了對抗 SARS 而捐款到內地。這些自發性活動更讓大家看到，香港與內地互相關懷的程度是何等深厚。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正在研究一件事，將來也會向立法會提交的，便是可否就 SARS 的測試、治療、疫苗等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與內地合作。因為內地很多非常優秀的科技人才正就這方面進行研究，而香港亦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大家可否合作呢？可否通過這樣的合作，由政府代表香港市民捐贈一筆款項以用作研究用途呢？我們正在研究這件事。待研究完畢，我們便會盡快公開。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想作出一項跟進質詢。由於中央一直支持，有報章透露中央會以三招繼續支持香港。我想行政長官就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廣東省居民來港旅遊，以及大型基建的開動等方面評價一下，而在中央支持我們之餘，特區會否稍後作出回應，或加速我們這方面的安排呢？

主席：吳亮星議員，不好意思。這項跟進質詢似乎跟你剛才主體質詢的內容偏離得太遠了。當然，我不可以限制行政長官如何作答，我只是讓大家知道，你的跟進質詢是偏離了一點。

行政長官：可能其他議員也會問這些問題，我暫且回答 3 項問題中的其中一項吧。我談一談有關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方面的談判。其實，我們正在積極爭取時間，不會因為 SARS 或其他因素而延誤了這項談判。本來說定 6 月底前一定要談妥有關安排，所以我們一定要在 6 月底前談妥，而我們仍朝着這方向努力，我有信心應可談妥的。但是，最重要的並不是這點，談妥是一回事，討論的結果要真真正正幫助到香港經濟復甦和轉型才可，故此，梁司長和唐局長等都正在努力地在這方面工作，希望 6 月底前可以完成。

梁耀忠議員：主席，據我所知，有麝自然香，如果是實質好的東西，自然會受人歡迎及接納。怎樣被人“唱”，也無濟於事，否則，自己也覺得不妥，自己也沒有信心，這樣才會怕別人“唱”，怕別人“唱衰”。我不明白董先生為何每次也要罵李柱銘議員。（眾笑）是否過去 6 年來，香港衰便是被他“唱衰”呢？現在香港最衰的是 SARS 流行。如果是因為他，我也憎恨李柱銘議員了，他累香港出現 SARS，真的不好。不過，主席，我不是想提出這項質詢，董先生不用回答這項質詢。

董先生剛才回應丁午壽議員的質詢時，提到削減公務員的問題。他說主要會以兩種方法，即自然流失和凍結招聘來解決。他說還有其他兩種方法，但他卻沒有具體告知我們。他說直至目前為止，是無可奉告。不知董先生是否記得，去年 10 月 11 日，《文匯報》有一段報道，提到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日會見傳媒後，主動表示要為公務員說句公道話，並重新承諾，在他的 5 年任期內，不會強迫遣散任何一個公務員。可是，王局長最近公開說不排除裁員的可能性，而且最快在明年年初會有決定。王局長還說，他本人沒有說過不裁員，至於董先生所說過的話，他表示不清楚，還叫記者自行問行政長官。

主席，我想代王局長、記者和所有公務員問董先生，他是否曾經承諾在第二屆任期內不會強迫遣散任何一個公務員？王局長說不知道董先生說過甚麼。王局長是否沒有留心董先生的所作所為，以下犯上，當他“冇到”？政府表示不排除裁員的可能性，是否違反了承諾？在目前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民望.....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質詢實在太長了，這樣其他議員便沒時間提問。

梁耀忠議員：主席，其實我只要多問一句便行了。

主席：那麼請你快點提問。

梁耀忠議員：特別是董先生的民望較其他問責官員更低，如果還決定裁員，便會把失業率推高，這樣對香港目前的情況是否有好處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想問一問，梁議員開始說的幾句話是甚麼？因為質詢實在太長，我忘記了。可否再說一遍？

主席：梁議員，請你只提出質詢，好嗎？

梁耀忠議員：開始時我說.....

行政長官：梁議員開始時說過甚麼？

梁耀忠議員：我是說有麝自然香，如果是好的東西，自然受人歡迎，受人接納，受人尊重，受人尊敬。即使被別人“唱”，也不用怕。董先生經常罵李柱銘議員，說他“唱衰”香港，究竟是否自己本身很不妥，自己本身很怕，自己本身沒有信心，所以害怕被別人“唱衰”？如果自己本身是好的話，那麼何用怕被別人“唱衰”呢？

行政長官：我先回答第一項質詢。（眾笑）香港回歸了 6 年；特區政府成立了 6 年；“一國兩制”落實了 6 年；我擔任了行政長官 6 年。在這 6 年期間，你們讓我看到的是，“唱衰”了香港 6 年；謾罵了特區政府 6 年；否定了“一國兩制” 6 年；無所不用其極地罵我，罵我 6 年。我很少聽到有建設性的建議。為何你們看回歸後的香港、看特區政府、看“一國兩制”、看我，都是這般負面的、看不順眼的呢？原因是否很簡單？我認為是你們堅持以看過去的時代的眼光來看今天的新時代。作為個人，我想你們知道，面對你們的謾罵，我是可以容忍的，我是絕對可以容忍的。不過，我想你們知道，這些謾罵不會動搖我為香港市民服務的決心，不會干擾我和香港市民在繼續落實“一國兩制”、面對 SARS、經濟轉型、經濟復甦等所帶來的種種挑戰所須做的工作。不過，作為行政長官，我覺得有責任向你們作出勸解，並向你們提出 4 個字：與時並進。時代變了，如果你們不擁抱這個新時代，時代便會放棄你們，拋棄你們。現在其實是大家要團結的時候、大家要一同努力的時候、大家要一齊努力面對眾多挑戰的時候。為何我們不能一齊努力？

至於梁議員提出的第二項質詢，我剛才已經作答，我再沒有其他補充。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不是民主黨黨員，但我想為民主黨說一句公道話。民主黨也曾強調，他們.....

主席：梁耀忠議員，現在是行政長官答問會時間，並不是在進行辯論。我知道你心裏有很多問題，但我認為你也應替其他議員着想一下，因為尚有十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請你繼續提出問題。

梁耀忠議員：主席，雖然董先生表示就公務員的問題已再無特別補充，但我想作出跟進。董先生曾說過不會裁員，但我們很擔心，裁員是否他提及的還

有兩種方法中的一種。如果是的話，市民便會很淒慘，因為現時失業率高企，如果還要趕走更多公務員，不知是否可算是落井下石。董先生可否在這個如此艱難的時刻清楚告知我們，會否裁減公務員？如果真的裁減公務員，其他機構便可能會陸續仿效。我希望董先生信守自己的承諾，說過的便要兌現。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剛才說過，我們要在未來數年，即直至 2006-07 年度，一定要減少公務員的人數 10%至 16 萬人。我們可以採用數種方法，例如自然流失、自願退休計劃，以及凍結招聘。雖然我仍未有機會與王局長商談，但我從報章上看到，第二期自願退休計劃的成績跟預算有距離。至於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如何達致這個目標，我們仍要繼續商討。

陳鑑林議員：主席，董先生最近宣布設立兩個分別由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工作小組，我非常支持。我在本月初曾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市民較過往更珍惜現在的生活、更重視健康、更關心家人。我認為特區政府除了要重建經濟，以及建立一個衛生城市外，更應推行溫馨家庭及和諧社會的工作。請問董先生除了成立這兩個工作小組外，會否進一步推行發揚類似近來本地醫護人員捨身為人的文明精神的工作呢？

行政長官：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非典型肺炎所帶來的沖擊，凸顯了香港市民的品質。這潛質其實一直存在，問題在於我們怎樣把這品質帶出來，進一步令社會提升。政府可以做工夫，但我相信由民間自行來做，成果會更好。政府應看看如何跟民間配合，鼓勵民間盡量多做這方面的工夫。

陳鑑林議員：主席，過去，政府在投放資源時，在社會服務及推廣社區教育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我覺得在現時這個時候，政府是否應多做一些工作，扭轉一些例如個人功利主意、重視金錢利益等心態，推廣為社會、為公益、為公眾這些比較好的情操，以增加社會的凝聚力？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董先生多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行政長官：這是很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們會再作跟進。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剛好過了下午 4 時，但實在仍有很多議員輪候提問。請問行政長官，我可否獲得你的許可，讓議員多提出兩項質詢？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說李柱銘議員“唱衰”香港，是否“唱衰”是見仁見智的。可是，行政長官在過去 6 年“做衰”香港，卻是有事實根據的：失業數字上升了三倍，以及在這 6 年內，破產數字達 52 000 宗。他“做衰”了便會有人“唱”，一唱一和，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剛才他說大敵當前，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便是有時候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說到非典型肺炎的問題，中國在處理非典型肺炎問題時，方式與香港有很大分別.....

主席：陳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質詢。

陳偉業議員：.....這便是我想問的問題，是一項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問題。中國政府在處理非典型肺炎的問題時，一開始便大刀闊斧，把北京市市長和衛生部部長革職，以新氣象、新人事來處理問題。可是，香港在處理這項問題時，到今天為止，出現了那麼多問題，仍然沒有任何人須被革職或受到處分。行政長官是否不認同中國新領導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的方法和手段？他是否覺得他們是做錯了呢？他是否覺得中央政府高層把北京市市長革職，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呢？

行政長官：這麼膚淺。（眾笑）對香港來說，我剛才也說過了，當病症來到的時候，我們是一無所知的。因此，我們在開始處理時是很被動的，後來從被動漸漸變為主動，由主動漸漸變為主導，當中是經歷一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總結了經驗，汲取了教訓，盡量做得更好，因為這是一種新的病症，是新的經驗，是需要時間來處理的。其實，你可以看到，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已令每天出現的新感染個案降到單位數字，這是得來不易的。如果你問我可否做得更好，當然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如果我一開始便知道發生甚麼事，當然又不同了。不過，我們永遠也會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可是，我想對你說，無論是 WHO 也好，或其他國際人士也好，他們對香港這次的工作也是高度讚賞的。

陳偉業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不明白為甚麼我問中央領導人的決定是否正確，以及他是否贊同，是一項膚淺的問題。難道中央領導人所做的事，他也認為是膚淺的嗎？我問他的是一項很清楚的問題，便是他是否贊同中央政府把北京市市長革職。如果他認為這項問題是膚淺的話，那麼，如果日後我有機會，便得向中央領導人提出了！

行政長官：好。（眾笑）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

胡經昌議員：主席，我這次不會再提出有關最低經紀佣金的質詢。相信董先生已經很久沒有直接買賣股票了，而且我相信他也非常忙碌，沒有時間這樣做。對於董先生盡心為港人做事，放棄了賺錢的機會，我是深表敬意的。可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董先生雖然忙碌，但也一定會關心和知道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的情況，特別是交投量持續萎縮的情況。近日，港交所公布首季的交投量下跌了 14%，而且將來的情況未許樂觀。我相信董先生也很清楚知道，過去兩年，證券界面對多項改革，包括嚴苛的“證券大法”及取消最低經紀佣金制等。有關當局因為側重處理有關改革，沒有努力找出增加港交所成交量的方法。加上過去多年，監管機構對經紀抱着把他們當做賊的態度，氣氛當然不好，而且.....

主席：胡議員，請盡快提問。

胡經昌議員：好的，主席。此外，去年發生仙股事件，以及其後一連串有關事件，也被認為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問題，兩者對推動交投量是沒有幫助的。董先生經常強調家和萬事興和要團結。請問董先生，對於我剛才提及的問題有何看法、有何改善的建議，以排除這些問題，以及有何建議，可盡快增加港交所的成交量，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保持？

行政長官：主席，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今後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剛才也特別提及。事實上，我每次會見中央領導人時也會提出這項問題，希望有更多大型國企來港上市，也希望有更多民企來港上市，當然也包括到外國拓展業務。事實上，中央政府是很認同這點的。當然，現在由於 SARS 的問

題，這方面其實是停了下來的，所以我們不單止希望香港的 SARS 問題盡快解決，也希望內地的 SARS 問題能盡快解決，那麼金融方面的活動才可以重新開始。

至於另一點，即如何可以在金融界做到家和萬事興，這方面請胡議員也努力一下吧。

胡經昌議員：主席，董先生剛才提到希望有多些大型國企來港上市，我們當然是歡迎的，但這是一件長遠的事。鑒於 SARS 的問題，董先生會否建議把一些所謂買賣成本減低，以刺激成交，例如會否把股票買賣印花稅調低或取消？

行政長官：我相信最近在那項 118 億元的檢討中，可以做的事和應做的事都已經做了。如果沒有包括在檢討中的，便是不會做的了。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在今天的會議中，我們共有 28 位議員表示想提出質詢，謝謝行政長官回答了 14 位議員的提問。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0 分休會。